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三十六
至三十八



13
849
178



門 1 3
849
178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十四

直諫第三

漢王章成帝時為京兆尹章素剛直敢言以為大將
軍王鳳建遣定陶興王之國非是廼奏封事言日蝕
之咎天子名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
而蕃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

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
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蕃異畜異之發爲大臣顯
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
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事以便其私非
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顯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
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
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
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
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諂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
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

其策薄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
今天下之知并天下之感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
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帝起於代谷
非有周名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
當此之時天下幾平錄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
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
井田除五等禮廢樂隳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
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
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
闕廷自銜幣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

武皇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以大臣勢陵不敢和議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

成帝 鴻嘉

中廣漢男子鄭 躬等反是也 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

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是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

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宮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賜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宐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悟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若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瑯琊太守馮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

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欲倚以代鳳而上以皇太后故章竟下獄而死

梅福成帝時爲昌尉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所誅王氏浸盛蓄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王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其異

以九九見者杞公不遂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卬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尙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吐瀆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矣然其雋傑指陳世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

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無道之罔以爲漢殿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羣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旣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歎

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宐言大不敬以此下之一也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其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

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
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
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
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
以來日蝕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蓄亡與此數
陰盛陽衰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
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爲之右當與
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
柄竊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

之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
始燄燄勢陵於君權隆於上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
遂不納成帝久立繼嗣福以爲空建三統封孔子之
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
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
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
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
願一登文石之陛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
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
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

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謂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

天動威雷風著苗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

杜業封建平侯哀帝卽位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爲三公輔

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
妄行讚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
外家內族如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
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
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
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卽謙讓未皇孤獨特立
莫可據杖權臣易是意若援湯宐蚤以義割恩安百
姓心竊見諸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誠國家雄俊
之賢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鎮天下此人在朝則陛
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

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爲姦臣笑也

母將隆哀帝時爲執金吾侍中董賢坊貴帝使中黃
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將
隆奏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
度大司農前大司農錢日乘與不以給供養勞則一
出少府蓋不以奉藏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
私示正路也古言諸侯方伯得額征伐迺賜斧鉞漢
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
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
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之公用給其私門棄

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謂收還武庫帝不說
鮑宣爲諫議大夫時哀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竝進董賢貴幸宣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復劇於前乎朝臣

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凶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尙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廓盜賊竝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菑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私亡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

部落鼓鳴男女遮迺六亡也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
 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歐殺一死也治獄深
 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
 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
 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
 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
 邪羣臣等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
 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
 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
 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

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
 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
 之當如一合鳩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
 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謂酸陛下不救將安所歸
 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
 數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蒼頭廬兒皆用
 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
 陛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
 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宣陵侯息夫躬辨足以
 移眾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宣以時

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
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
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
知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
慎選舉三輔委輪官不敢為奸可大委任也陛下前
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
甚眾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
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庶黎
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
猶不聽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

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惡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
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
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喑鈍於辭不
勝惓惓盡死節而已帝以宣明儒優容之是時郡國
地震民訛言行壽是時民驚走待藁或麻明年正月
朔日蝕帝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
門郎數十人宣又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
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
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誠可畏懼小民正
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

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冗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薛季之親薛季喻輕薄而附著也但以令色諛言自進令善也諛諂也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時以三第摠為一第賜賢猶嫌陋卜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為為賢第上時時者行夜上家有會輒大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

及盡之賢家告大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空為謝過天地解離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宐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易改也建立夫政以興太平之瑞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不被省視也欲使海瀕广陋自通遠矣瀕涯也願賜數刻之間刻漏刻也問空隙也極竭翬翬之思翬翬猶蒙蒙也如淳曰謹厚之懇也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帝感大異納宣奏

鄭崇字子游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帝初
 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帝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
 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
 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
 二人已戾孔卿皇后父為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
 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
 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
 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
 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周書亡逸之篇也故衰世
 之天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

崇因持詔書案起

案即寫詔之文

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

子乃取為一臣所顛制邪帝竟封焉崇又以董賢事

貴寵過度諫繇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

後漢譙玄巴郡人成帝時為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
 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子多橫夭折
 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係業延祚莫
 急裔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咏衆多之福今陛下聖
 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於微行之事
 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產
 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

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嘗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
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於轂下
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
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銚期爲衛
尉光武嘗輕輿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
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
而還

鄧暉爲上東城門侯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關
不開乃從東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繫
于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上林夜以繼晷其

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
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爲參封尉蔡茂爲廣
漢太守時雒陽令董宣舉糾湖陽主光武始怒收宣
旣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
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繇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
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卽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宐夙
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黷因恩勢
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
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
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雒陽令董宣直道

不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證審詔欲加箠當宣受怒
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僥逸
賓客放濫空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
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鄭興為大申大夫建武七年三月晦日蝕興上疏曰
春秋以天反時為菑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
妖菑生往年以來譴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
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
過分而未至三辰有菑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
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

事陰氣未作其菑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譴見日月變
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
知絲不可用而用者是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
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卻縠者是不私其私
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
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或曰朝廷欲用功臣
功臣用則人位繆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
成屈已從眾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
數應在朔而頃年日蝕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
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

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
 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
 其反政故蓄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
 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
 諫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

杜譚為議郎給事中時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
 醜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上疏曰前獻瞽言未蒙

詔報

臣欽若等曰譚先上疏陳
 時政所宜事具規諫門

不勝憤懣冒死復陳

愚夫策謀有益於正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
 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

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
 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
 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
 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
 聞陛下窮折方是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
 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
 義畧雷同之俗語解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
 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
 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者未得也

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思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往而不尅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

陳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麻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較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

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摠已聽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徵許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因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尙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或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

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

楊終爲蘭臺校書章帝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帝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悞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苗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切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重下下下日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

相牽引掠拷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夷吾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歸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民近遷雒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國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瘴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畱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帝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較書郎班固等難論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宐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

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
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
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
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
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
邊屯

宋意爲尚書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
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竝留京
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
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

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
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
殿門卽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
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錫幣今康
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卽位蠲除前過還所削
黜衍食屯縣男女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
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疆
翰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
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文又西平三姜等六王
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藩國爲子孫基趾而

室第相望久盤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李不難且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藩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魯恭爲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恩日昃不食愛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兆庶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

虛國無儲備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繇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大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佑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

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八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南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蔡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白山之難不絕如繼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恩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

大司農調度不足所以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竝涼州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

何敞爲侍御史時車騎將軍竇憲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爲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

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
忍怒還忿合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
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
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爲
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糾管
之人誠竊懷怪以爲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
今衆軍在道朝廷焦屑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
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
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爲尚書復上
封事曰人心憂世犯主嚴言譏刺貴臣至以殺身

滅家而猶爲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
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
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
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
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
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
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
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摠宮衛之權而虐
用百姓奢侈僭偏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
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

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
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
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做區區誠欲計
策兩安絕其綿綿寒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
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
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
伏惟累祖蒙恩王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
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
死白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
環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

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也

樂恢爲尙書僕射竇憲兄弟放縱恢上疏諫曰臣聞
百王之失皆繇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嘗以執盛爲咎
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
大業諸舅不宐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
乖玄衆物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
不測方今之宐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
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
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
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大醫視疾恢薦任

城郭城均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
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
權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
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
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
竭愚惟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里

唐羗和帝時爲臨武長交州舊以龍眼荔支及生鮮
獻之驛馬晝夜傳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
不絕道經臨武羗上書諫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
下不以貢膳爲功故天子食大牢爲尊不以果實爲

珍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馬驚風發南州土地
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
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
從其奏而罷之

翟醜爲尚書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
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醜
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孫叔通背秦而歸
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
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
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

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
兼官重級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
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爲
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
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
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
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翁翁訾訾更
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
制故孔子曰珠吐於澤誰能不舍老子稱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

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
皂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
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較今自
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歛天下之
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
重職百姓怨叛旣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立政周公
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
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
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四子之佐雖欲崇
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以來蓄譴頻數地折

天墮高岸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晏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蓄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惡之

陳忠為尚書僕射安帝數遣黃門嘗侍及中使伯榮

伯榮帝乳母王煙女

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

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

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蕃

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隔

年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全溢充

豫蝗蝻滋生

蝻蟲子也

荆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

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袖將空臣聞

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

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

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

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軫

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

翁赫震動郡縣王侯三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吁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蓄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謨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立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妄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

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繇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嘗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蓄青變咎動輒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

一繇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
臣忠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有所興造
冗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讒日聞罪
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蓄異復欲切
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
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
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
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嚙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
其意剖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
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奇較釋

諫諍部 十五

直諫第四

後漢張浩為廷尉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浩與太
常桓焉太僕來歷廷諍之不能得浩退而上疏曰昔
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壹
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

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

左雄爲尚書令順帝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異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至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廩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

無爲以承天意以消蓄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

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竝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嘗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嘗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蓄尼之遲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摧之異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

政在陰其蓄猶大臣前後警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尤異今冀已高議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雖切至媿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遭失爵

黃瓊爲尚書僕射順帝時連有蓄異瓊上疏曰間者以來封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暗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雒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蓄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

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

張綱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職危心綱嘗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尙德而已中官嘗侍不避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廢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信任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章無功小人皆有爵官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

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胡廣爲尚書僕射時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援籌以決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侍神任筮旣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鈞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

皇后
楊倫為侍中順帝時郤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
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贓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
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
本諫則惡消振業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生
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
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四賢徐州刺
史劉福等釁穢既彰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
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
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讎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

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
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
以倫言公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微
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之詔書以
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郎顛舉有道不就順帝陽嘉二年正月就徵公車時
蕃異屢見顛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蕃
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
也易內傳曰凡蕃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
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舊

務消祗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極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蓄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舊火燒其宮又曰君居高臺府犯陰浸厥蓄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蓄火竝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卽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

又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嘗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旣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

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繇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非候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候當有雲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三公上應台陛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竟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彼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夫蓄青輿致升平其可得

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蓄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在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鎮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鎮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慤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

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
擬堯舜之道攘蕃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
願夙夜夢寤盡心所計謹修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
宐七事宐具狀對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蓄火
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官殿官府近始
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
房別觀本不嘗居而皆當修積土木營建無已消功
殫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
旱其蓄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鍾鼓之懸休
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繇此言之天之應

人敏於影響

敏速也

今月十七日戊午微日也日甲加

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甲皆徵也不有火蓄必當
爲旱願陛下較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
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

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言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

惡一日天立應以惡也

如是則景雲降集青殄息矣二事去年

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
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皆令
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國佐之實故清濁效
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

陽君陰臣侵消息者或陰專政

或陰侵陽也

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引濟元元宐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蓄成戊己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蓄肯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

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水旱之蓄雖尙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綿袍草屨水噐無文約身薄賦時致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宐尊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嘗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四事臣竊見皇子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

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至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子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宐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

左右貴幸亦宐雅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下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苟言之罪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孛星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代又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其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羗寇畔戾之患宐豫

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
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
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大尉服千戚建井旃畫玉版之
策引台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
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
日乙卯巳時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
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嘗也方今中官
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蓄主
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尊火為天戒以悟人君
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

備後蓄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
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
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
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
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禳之
將負臣言遺患百姓時劉琦為司徒三七事臣伏惟
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基當作基謂以
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諳汜歷樞日卯酉
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
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

雌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卽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戊仲己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年宐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來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

詰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嘗也朝廷率繇舊章何所變易而言嘗又言嘗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嘗以致蓄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盛而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宐發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令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目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招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名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

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竟相薦
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
率繇舊章也尙書職任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
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
密臣誠愚憊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倫當今之宜又
孔子曰漢三百載糾歷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
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
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徼之禁漸已殷積王者
之法譬猶江河常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
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卽儉以

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同歸殊途一致百慮是知變嘗而善可以除舊變
嘗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
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以
答聖問顛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便宜四事一事
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
因時之序宏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
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
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混濁
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

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
影響而自從入歲嘗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耀日
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
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
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
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政以獲斷金之利臣之
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闕急當改正其
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
臣章浚雷明思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
臣強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

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
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
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
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
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
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機動作與天相應
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
其時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飢也陛下若欲除菑招祉順天致和

宐察臣下尤酷害者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大皓悅和

雷聲乃發

大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

歲星合明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
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鈞命次日
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日月行中道移節應
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
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
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
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
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宐審詳明堂布政

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四事易傳曰陽無
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
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
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祈禱薦祭
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蓄變應人
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
平可待然而蓄害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
祿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雒陽
郡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大處
比有曜光明此天蓄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火地

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宥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蓄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卽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顛言耳

杜喬爲大司農順帝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書侍等以無功竝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竝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亡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虧苟遂私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周舉永和末爲諫議大夫時連有蓄異順帝詔舉於

顯親門問以變青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
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
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嘗陽若
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
下竭空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擒討其後江
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竝起如舉所陳

劉陶爲太學生桓帝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
子連歲凶荒饑饉異數見陶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
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
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

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嘗存
之慶循不易之制日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
聲天嗇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二
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
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功成帝業功旣顯矣
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旣不能增明烈
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
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雷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
戒陛下陛下不悟竟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
園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上蒸民之意哉

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罹妖叛之罪死者悲於寃宥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感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厄非仁不扶亂非知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蓄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轅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民清萬里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石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上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哀著為郎中年十九見梁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唇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

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
 四時之用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蓄今大將軍
 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
 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
 矣左右聞臣言將側耳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授故敢
 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若殷
 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奏不省
 揚秉為侍中尚書時桓帝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裔
 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上疏諫曰臣聞瑞籙德
 至蓄應事生故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天不言語

以蓄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
 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嘗警蹕而行靜
 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故詩稱自郊俎
 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
 列其誠齊莊公如崔杼
家為崔杼所殺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
 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級璽委女妾設有
 非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
 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矧日月恩
 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畧陳其愚帝不納應奉
 為司隸較尉桓帝時錄貴人兄幸帝有建立之議奉

以田氏微賤不宐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乎鄭漢立飛燕成帝裔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之所因宐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

李雲爲白馬令桓帝延嘉二年中嘗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梁冀功竝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毫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蕃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五氏即史記所謂庶徵日雨曰賜日暉日寒日風五者來備也

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蕃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宐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雷流天下以罪行誅猶名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等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死黃門獄中

朱穆桓帝時坐忤宦者趙忠輸作左較赦出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者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嘗侍叅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嘗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及子弟親戚竝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御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錄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卽陛下可爲堯舜之

君衆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嘗侍各一人者尙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嘗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宐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叅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起左右傳出聲傳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陳蕃爲光祿勳桓帝時封賞餘制內寵猥盛蕃上疏

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尊之徵功更爵尚書令黃門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採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貴

訂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菑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兵革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邪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論皆謂獄繇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宐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較獵

廣成苑名

幕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苑囿唯仲

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
爲肆縱故阜陶戒舜無放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於
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王者乎夫安
平之時尚宐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害田野
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
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宐揚旗耀武
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
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
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瑯琊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
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憾景公感之不行則穆王
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
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

襄楷平原人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
子災異尤數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
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
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
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嘗道其閏月庚辰太
白入房心犯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
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座而金火罰星揚光
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

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液門遠切執法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雒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於占亦與竹柏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雷電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質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老逮三公上書乞哀瓊等不見

採察而嚴被譴讓及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陛下卽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竝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求平舊典誅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巳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

慶育宐修德省行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可長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嘗故易況之大人帝王爲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者秦之將衰華山神操壁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石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

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繫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爲帝也大學天子教化之官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琅琊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至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問極盡所言

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繇獄多寃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陛下宐承天意理察寃獄為劉瓚成瑁虧除罪避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闕此年日食於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嗣不興孝冲孝質類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

以力征相高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黃門嘗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嘗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嘗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言當時老子四入夷狄始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也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

曩盛血遂不眇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姪
 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奈何欲
 如黃老乎書上卽詔尙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
 宦宮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
 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
 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尙書上其對坐論司
 寇

終

周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聞

西極交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一十六

直諫第五

後漢爰延桓帝時爲大鴻臚太史上言客星經帝座
 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爲無上故天
 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
 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

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媒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德政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疆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蓄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使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明戒也昔漢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卽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倖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審審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菑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趙典桓帝時爲大鴻臚典以恩澤諸侯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

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空一切
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

劉瑜桓帝時舉賢良方正到京師上書曰臣瑜自念
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
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
萬一而秉忠謀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誼
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
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
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
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

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齋嗣繼體傳爵或乞
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
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受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
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
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
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嘗侍
黃門亦廣娶妻妾怨毒之氣結成妖肯行路之言官
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
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摧霜隕之異況乃

羣輩咨怨能無感乎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
多窮極奇巧掘木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法
政民無罪而復入之民有田而復奪之州郡官府各
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
趣與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
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奴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
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
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燻灼道路因此
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
已莫或裨益若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
至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
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致和平
德感祥風矣臣慙慙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忤營
陷悻於是特詔召瑜問菑咎之徵指事按經識以對
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
以對八千餘言有功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爲議郎瑜
與竇武同誅其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爲訛言
審忠梁人爲郎中靈帝初中嘗侍曹節與長樂五官
史朱瑀等矯詔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遷竇太后
於南宮連有菑異忠以爲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

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卽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嘗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暹省闈執奪璽綬迫脇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

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名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鹹截行路人士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

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審漏刻之聽裁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拜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宦官誅後辟公府

張奐靈帝時爲大司農熹平元年青蛇見於御座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蓄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積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

社稷或方正不回前以讒勝竝伏誅戮海內默然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黃門嘗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

謝弼爲郎中熹平初青蛇之異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於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

甲兵之符也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
熒惑守亢徘徊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
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
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
宮闈接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
豈空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
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
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爲
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
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

境日感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
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
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
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繇於茲又故
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
邪一旦誅滅甚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竝罹
徒錮著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
合宰重器國命所係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
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蕃
異竝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竝居政

事庶蓄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
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
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

楊賜爲光祿勳熹平初青蛇之異靈帝以問楊賜上
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休徵則五福應咎
徵則六極至夫善不空來蓄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
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
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尙書曰天齊乎
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
孽詩云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

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
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
終濟亢旱之蓄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
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
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武宋景其事甚明後爲光祿
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靈帝惡之
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嘗侍曹
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嘆謂節等曰
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嘆息旣不能竭忠盡情
極言其要而反畱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上方

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
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復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
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
則鑒其德邪僻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
蜺者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蟠踈者也於中
孚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
人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蕃異屢見前後丁寧今
復投蜺可謂熟矣案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
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
無近妃官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勝嬖

人閻尹之徒其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
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
更相薦說旬月之間竝各拔擢樂松處嘗伯任芝居
納言卻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諛之心各受豐爵
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之言
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
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
虺蜴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謹告
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
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

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畱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眾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書奏甚忤曹節等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

蔡邕爲議郎光和初妖異數見人相驚擾靈帝詔問邕曰此蓄變立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與故密特稽問空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且對經術以皂囊封上邕對曰臣伏

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蓄咎羣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蓄青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則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貴藏侷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陵園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

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推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
勤思明雅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章
有名貪濁又長水較尉趙珰屯騎較尉蓋升竝叨時
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
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
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
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
小人雕琢大臣也又尙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
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
誠不可戲也宰府考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名不慎

切責三公而今竝以小文趨取選舉間請託之門違
明王之典衆之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
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旣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
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
臣以愚慙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
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
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嘆息竟爲中官所構
坐徙朔方

和海爲上祿長靈帝時詔州郡考黨人門生故吏父
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謂五服也

海上言

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黨之法

左傳曰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也帝覽而悟之黨錮自祖以下皆得解釋

陸康為樂安太守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木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

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祿蕃自生襄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舍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做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讚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

劉陶為侍御史靈帝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口

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友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宣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徙京兆尹稱疾徵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夏致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境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

驚悚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讖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嘗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遂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搖動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空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王者畱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水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尙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侵前去營咫尺胡

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王者旦夕
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
厭而意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
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惡急入事乞須臾之間深堊
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繇宦官宦官事急
其讒陶下獄死

張鈞中山人爲郎中靈帝時內官張讓趙忠及夏惲
郭勝孫璋畢風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
人皆爲中嘗侍封侯貴寵父子兄弟布列州郡所在
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麋沸鈞上書曰竊惟

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
繇十嘗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掌權
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
爲盜賊宜斬十嘗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
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
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竝出家財
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任
子也十嘗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爲復重上猶如前
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
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

實多與張角交通

魏霍性爲度支中郎將延康元年六月文帝爲魏王將出南征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無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爲得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強秦承弊陶土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而今勅基便復起兵兵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

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士大夫算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謂危而不持奏通帝怒刺姦就考竟殺之旣而悔之追原不及

毛玠爲尚書僕射時太子未定立臨淄王植有寵玠諫曰近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會玠起更衣太祖謂左右曰國之司直我之周

昌

鮑勛爲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

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右烈臣與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陰之中修馳驅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教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魚于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

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造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爲宮正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

祿潛爲侍中黃初三年文帝欲立郭后潛上疏曰在

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繇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媯竝以賢良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虞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錄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於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嘗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爲皇后明帝時衆後竝興戚屬疏斥潛諫曰天生蒸民

而樹之君長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瀋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旣微降逮于漢理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又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祚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懸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含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徠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瓊瑛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

豪藉銍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
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蓄疫流行民物大潰
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臺經始勿亟百姓
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官觀崇侈雕
鏤極妙忘有虞之摠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
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雕盡下不堪
命也昔秦據殺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
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繇枝幹旣
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峻德庸勲親
親俊又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

根固本竝爲幹翼雖屢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冲
未能蒞政周呂名畢竝在左右今旣無衛侯康叔之
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
畱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

董昭爲侍中文帝幸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書等攻
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
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
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
夫兵好進惡退嘗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
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

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設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尚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全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卽召尚等促出賊兩頭竝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

蔣濟爲護軍將軍太和中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共攻遼東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宐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者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財不足爲富倘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

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當息耗百姓不至
其弊弊趨之民倘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允使
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
力而煥休之向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
能以弱燕服疆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
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
畧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艱
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
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淨詔
曰徵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楊偉爲侍中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
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亡人傷孝子心不
可以爲後世之法則辛毗爲衛尉明帝方修殿舍百
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理兵而孫權市
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
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
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
報曰二虜未滅而理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
者之都當及民勞兼鞫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
漢規模之畧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

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高柔爲廷尉明帝世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又上疏曰二虜狡獪潛自構肆謀動干戈未圖束手空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拜勢復歸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

遠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不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懼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旣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亦繇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

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楊阜爲將作大匠明帝時帝理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絺此皆能昭令聞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理摠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理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

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繇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徃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嘗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三者爲王也政有不當則見蕃譴克已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宐爲後圖諸所繕理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旣

睦協和萬邦事思厥宐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宐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日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聞政切至之辭欵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營救備至矣覽思若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占瑞猶尚憂懼況有蓄異而不戰竦者

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宐深宐以專情應答仄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問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關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宐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而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宐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玠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宐節度帝卽名諸軍還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

維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山陵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文營維陽宮殿觀閣阜又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苦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斲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臺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費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

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浮戒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奉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克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問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走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臣雖驚怯敢忘諍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
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
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言忠手筆詔
答明帝著繡帽被縹紉半袖嘗以見直臣卑諫曰此
於禮何法服邪帝默然

杜恕為黃門侍郎明帝時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
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
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奏云諸當坐者別奏尚
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

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不擇世而興不易
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
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
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
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
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
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
其所繇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
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
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

事類皆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
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繇聖意舉
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憂此者乎騎都
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
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祚以來司
隸較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
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
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
者儻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舉上之節未立向公
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

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
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
私報所憎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
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
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
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
遂將容身保位坐視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
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用也堯數
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
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

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
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車輦親對
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
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
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爲親人
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理事何事
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嘗曰誰當
此憂者邪吾當自愛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
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恩究盡
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理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

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
人也使能者不敢貴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
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芙蓉非其人乃爲
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
也而教之理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
終不能以此爲理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
事請屬之不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
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繇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
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
奏章劾紛紛近司穀較尉孔夷辟大將軍任勃之弟

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源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理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消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迂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

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理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貪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

